

东方、东方学与东方主义*

李 雪 涛**

丨 摘 要 丨

本文以“东方”、“东方学”以及“东方主义”概念在西方的逻辑发展为中心，从德语的脉络出发，对西方世界的东方观念以及“东方学”在西方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性考察。在剖析作为后殖民主义术语的“东方主义”的过程中，作者认为，如果以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三一式来看待东方学发展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亚重建的东亚研究，并非简单的回归，而是超越了原先的“国学”（正题）和西方的“东方学”（反题）的“合题”式研究，并对这一理论观点作了初步的综合性阐述。

【关键词】：东方，东方学，东方主义，亚洲东方学，正反合三一式

丨 目 录 丨

- | | |
|----------------------|----------------------|
| I. 緒 論 | IV. 东方学与东方主义 |
| II. 从德语的脉络考察西方视域下的东方 | V. 展望—作为“合题”的东亚“东方学” |
| III. 西方的东方学 | |

I. 緒 論

东方、东方学与东方主义这些名词都产生于西方，它们不仅仅是方位、学术和思想史的概念，更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内涵。按照全球史“互动”（interaction）的观点，蕴含着丰富内涵的东方文化在经过西方的殖民化之后，其本身也产生了变化，而西方世界也同样受到了东方的影响。

* 本文系作者于2020年9月25日在“纪念檀国大学东洋学研究院成立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感谢主办方的邀请，也承蒙韩国鲜文大学的孙成旭教授所提出的宝贵意见，谨致谢忱。有关“东方”与“东洋”的概念区别，本文作者将另有专文予以论述。

** 北京外国语大学 教授 / xuetaoli2013@163.com

II. 从德语的脉络考察西方视域下的东方

所谓的 Orient (东方),¹⁾ 是从拉丁文 oriens (东方、早晨) 而来, 意思是“上升的太阳”, 后来在德文中亦被称作 Morgenland (早晨之国), 是罗马时期的四大世界之一。早期的人类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是靠太阳来确定地理方位的, 如果从欧洲来观察的话, 东方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Orient 是与 Okzident (傍晚之地, 一般被译作“西方”, 是从 occidens sol [落日] 而来的) 相对的, 后者是指欧洲所处的地区。

德文的 Orient 一词的词义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改变, 最早有一段时间这一词用来指称整个的亚洲世界, 也就是说阿拉伯世界、伊朗、印度和中国都被认为是 Orient。后来只有近东和埃及以及大多数的伊斯兰文化的国家属于 Orient 的范畴。今天的 Orient 所指的范围是近东、阿拉伯世界, 包括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北非, 但是不包括东南亚的伊斯兰教国家。不过在英文中, orient 所指的范围更大, 包括了东亚的国家, 如中国、日本, 也包括东南亚国家, 如印尼、泰国和菲律宾, 以及南亚国家, 如印度、巴基斯坦。上海的电视塔“东方明珠”, 英文就翻译成“Oriental Pearl Tower”, 而这在德文中是很难想象的。

Orient 除了地理政治的意义之外, 还有宗教文化的含义。东方世界激励了很多德国诗人和作家的创作, 如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的《东西合集》(West-östlicher Divan, 1819年初版, 1827年修订版)²⁾ 和黑塞 (Hermann Hesse, 1877~1962) 的小说《东方之旅》(Morgenlandfahrt, 1932)。³⁾ 这两部文学作品是基于对东方的美化而写成的。在18和19世纪, 从埃及到中国, 东方世界普遍被看作是奇异的世界。东方元素在奥斯曼帝国的圆顶和拱门, 以及摩尔人神圣的宫殿等西方古老的都市建筑中都有所反映。在德语中表示“东方”的词还有 Morgenland, 这是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517~1546) 在翻译《圣经》(Die Bibel) 的“马太福音”中的“来自东方的几位贤人”时 (太2,1), 从古希腊文的 ανατολή 逐字翻译而来的。⁴⁾

德文中的 Abendland (西方) 一词, 其字面意思是“傍晚之地”, 与之意义相同的德文词 Okzident 则源自拉丁文 occidens (如果加上 sol [太阳] 的话, 意思是“落日”, 指的是方向上的“西”。路德在《圣经》中将这一词译作 Abend [傍晚]⁵⁾)。“西方”最初所指的是欧洲的西部, 特别是指德国、英国、法国, 意

1) 1989年, 时任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主任教授的顾彬 (Wolfgang Kubin, 1945-) 创办了一本东方学的刊物, 取名为 *Orientierungen*, 就是取“由东方而确定方向”的含义。

2) J. W. Goethe, *West-östlicher Divan*, Stuttgart: Cotta'sche Buchhandlung, 1819. 比较常见的文库本是: Johann Wolfgang Goethe, *West-östlicher Divan*, Frankfurt am Main: Reclam, 1999.

3) Hermann Hesse, *Die Morgenlandfahrt. Eine Erzählung*, Berlin: Fischer, 1932.

4) *Die Bibel. Nach der Übersetzung Martin Luthers, Neues Testament*, Stuttgart: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1985. Mt 2,1, S. 4. 中文和合本《圣经》的译文为“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见:《圣经》(新标点和合本), 新加坡·马来西亚: 圣经公会, 1988/1989年, 第2页。

5) *Die Bibel. Nach der Übersetzung Martin Luthers, Altes Testament*, Stuttgart: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1985. Hes 47, 20, S. 839. 中文和合本《圣经》的译文为“西界就是大海,……。这就是西界”见:《圣经》(新标点和合本), 新加坡·马来西亚: 圣经公会, 1988/1989年, 第876页。

大利以及伊比利亚半岛，这一区域是欧亚大陆太阳最晚落下的地区。今天的这一概念与其说是一个地理概念，毋宁说是一个政治概念，所指的是由共同的价值（古希腊哲学、罗马法以及基督教）构成的西方世界。

实际上，在德文中作为概念的“东方”（Morgenland）和“西方”（Abendland）直到18世纪的时候才真正出现。但今天，不论是 Orient 还是 Morgenland 这两个词在德语中都很少出现，人们更多地使用 Naher Osten（近东）一词。

在德国，由诺瓦利斯（Novalis, 1772~1801）倡议，施莱格尔兄弟（August Wilhelm Schlegel, 1767~1845以及 Friedrich Schlegel, 1772~1829）支持创立的“欧洲的构想”（Europakonzeption）是以它们所具有的共同价值为基础的。德国浪漫主义（Romantik, 1794~1830）认为，西方的共同价值应当包括：浪漫主义的、日耳曼的以及基督教的遗产，而这些是与想象出来的伊斯兰教的东方相对立的。他们将查理大帝（Karl der Große, 747/748-814）抬出来，作为所谓的欧洲的统一者以及基督教西方的统治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出版了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哲学著作《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1918/1922）。⁶他在书中描述了西方文化行将崩溃的危险。作为历史形态学的哲学家，施本格勒认为任何文化的历史都要经历发生、发展、成熟和没落的阶段。他认为，西方文化的有机体并不是消亡了，而是被其他陌生文明所取代了。

纳粹德国时期（1933~1945），纳粹分子们曾将西方古代的元素（古希腊-古罗马）与日耳曼和罗马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强调要以此来拯救堕落的西方文化。他们从欧洲神话和历史中挑选出了著名的人物，如《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中的哈根·冯·特罗涅（Hagen von Tronje）或者查理大帝作为泛欧洲社会的先驱。⁷这样的一个西方身份认同同时也促使纳粹的西方同其他文化——主要是东方的斯拉夫、俄罗斯-亚洲，特别是犹太文化区——划清界限。希特勒所构建的雅利安-西方文化（*arisch-abendländische Kultur*）是以种族、血统以及土地等意识形态为前提的。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III. 西方的东方学

德文中的“东方学”（*Orientalistik*）最初是有关东方语言和文化的学问，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涵盖近东和远东社会和文化、语言、民族、历史和考古学的学术研究领域。在英语世界中，今天的“东方学”也

6) Oswald Spengler,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 Umriss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 Wien: Braumüller, 1918 (Band 1: Gestalt und Wirklichkeit); München: C. H. Beck, 1923 (Band 1: Gestalt und Wirklichkeit); München: C. H. Beck, 1922 (Band 2: Welthistorische Perspektiven).

7) Cf. Peter Krüger, "Eizels Halle und Stalingrad, Die Rede Görings vom 30. 1. 1943". In: *Die Nibelungen. Ein deutscher Wahn, ein deutsches Alptrau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1, S. 151-190.

被称作 Oriental Studies (东方研究), 主要包括“中东研究”(Middle Eastern Studies) 和“亚洲研究”(Asian Studies), 而后者的“亚洲研究”主要是“东亚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特别包括对中国、日本和韩国的研究, 其中对中国的研究被称作“中国学/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 而在欧洲的很多国家对中国, 特别是对传统中国的研究, 依然被称为“汉学”(Sinology)。今天欧洲对传统中东的研究一般集中在“伊斯兰研究”(Islamic Studies) 的学科领域。

我们知道, 人类至关重要的几种宗教都起源于“东方”, 包括亚伯拉罕宗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以及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作为欧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基督教起源于中东, 后来也促成了由罗马教皇发动的持续近二百年的九次十字军东征(Cruciana, 1096~1291), 这是由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以收复被阿拉伯等地的穆斯林入侵占领的基督教圣城的土地为名而对地中海东岸国家发动的战争。随着交往的增加, 欧洲人开始认真研究东方的知识和学问。

进入近代以来, 欧洲开始对东方有了系统、全面的了解。语言知识总是先于文化和历史的研究, 在巴黎、伦敦、维也纳等地设立了很多机构用以教授中东的语言。到了18世纪, 西方学者对“东方”的地理和大部分历史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启蒙时期不论是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年)还是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都将异教徒东方的某些方面描述为优于基督教的西方; 历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也称赞中东相对的宗教宽容, 而谴责不宽容的西方基督教; 而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和伏尔泰也将儒家学说抬到很高的地位。1732年从中国回到意大利的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 1682~1746)建立的“那不勒斯东方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Napoli "L'Orientale"), 成为了欧洲大陆最古老的汉学和东方学学院。⁸⁾ 有关东方的研究, 主要是文学、语言、文化、历史、宗教、哲学、艺术的研究, 这些研究成就在西方也影响着当时的作家和艺术家, 这便产生了后来被称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 的思潮——一种对东方异国情调的天真迷恋。

从18世纪末开始, 欧洲殖民者也将考古学带到了地中海东岸国家的人类文明的几处发源地, 其后殖民者将掠夺来的珍宝填满了新建立的欧洲博物馆。随着西方埃及学(Ägyptologie)的建立, 与许多其他古代文化一样, 这些学科为语言学家提供了新的解读和研究材料。到了19世纪, 西方考古学家的足迹遍及中东和亚洲,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例如, 在1850年代, 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 学者们在亚述和美索不达米亚展开大规模的考古活动。由维克多·普拉斯(Victor Place, 1818~1875)领导的考古队在科尔斯巴德(Khorsabad, 从前的古老城市 Nineveh)首次系统地发掘了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Sargon II, 统治时期: 前722-前705)的宫殿。⁹⁾ 这次发掘出的大部分亚述的艺术品都在欧洲或美国的博物馆中得以展出, 从而使亚述文化成为了东方学中为公众所关注的一个焦点。

19世纪是殖民掠夺的时代, 欧洲加大了对东方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在相互的交流之中, 欧洲学者认识到东方与欧洲的关联性: 1783年任孟加拉最高法院法官, 后专攻梵语而成为语言学和东方学家

8) David E. Mungello,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pp. 119~123.

9) Cf. Victor Place, Félix Thomas, *Ninive et l'Assyrie*, 3 Bände,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67~1870.

的琼斯 (William Jones, 1746~1794), 于1786年在新成立的孟加拉亚洲协会上的演讲中指出, 梵语与拉丁语和希腊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些语言有着共同的根源。¹⁰⁾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如密尔 (James Mill, 1773~1836), 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出发, 认为东方文明是停滞和腐败的。¹¹⁾ 而犹太裔的哲学家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 也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¹²⁾ 他认为中国是一块“活的化石”, “在东方各国我们总是看到, 社会的基础停滞不动, 而夺得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¹³⁾ 在这种情况下, 东方国家普遍具有专制主义特色, 民主、自由的思想也很难在东方产生。¹⁴⁾ 对伊斯兰教的研究也成为“东方学”的核心, 因为居住在被称为“东方”的地理区域的大多数人都 是穆斯林。

对东方宗教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法国学者布诺夫 (Eugène Burnouf, 1801~1852) 和德国学者穆勒 (Max Müller, 1823~1900) 首次对佛教和印度教进行了学术性的研究。布诺夫的印度文化研究引起了法国学者对《吠陀》进行科学研究的热潮。布诺夫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L'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教授普通语法课程, 于1832年被选为法兰西文学院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院士、法兰西公学院 (Collège de France) 教授, 并在1832至1852年主持了梵文语言和文学讲席。¹⁵⁾ 穆勒主持编辑的50多册的《东方圣书》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也为确立宗教学 (Science of Religion) 的学科地位奠定了基础。¹⁶⁾ 当时, 对伊斯兰教的学术研究也得到了发展, 到了19世纪中叶, 东方学在大多数欧洲国家, 特别是在该地区有帝国利益的国家, 已经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然而, 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 种族主义态度和对亚洲民族和文化的刻板印象也在漫延。这常常延伸到当地的犹太人和罗姆人 (Romani people, 亦即散居世界各地的吉卜赛人) 地区, 学术研究往往与种族主义和宗教偏见交织在一起, 直到在第三帝国统治时代 (1933~1945年) 反犹主义达到了高潮, 而在这其中, 很多东方学的学者助纣为虐, 扮演了极端不光彩的角色。例如慕尼黑大学的校长、印度学学者伍斯特 (Walther Wüst, 1901~1993) 就认为, 佛陀是雅利安人早期观念最杰出的代表。伍斯特指出: “这位印度日耳曼信仰的创始人将成为我们理解《我的奋斗》一书中许多重要部分的指南与路标。”他写道, 就像是大觉世尊佛陀一般, 希特勒 “在一场震撼世界的角力中, 以其最深刻的世界观而获得成功。”¹⁷⁾

10) Cf. Narendranath B. Patil, *The Variegated Plumage: Encounters with Indian Philosophy: a Commemoration Volume in Honour of Pandit Jankinath Kaul "Kamal"*.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cations, 2003, p. 249.

11) Cf. Michael Levin, *J. S. Mill on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 94~120.

12) Karl Marx,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 1857~1858. Berlin: Dietz, 1974, S. 376.

13) 卡尔·马克思《中国记事》, 收入: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年, 第122-125页, 此处见第122页。

14) Cf. Karl August Wittfogel, „Die Theorie der orientalischen Gesellschaft“.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1938, S. 96.

15) Cf. Laure Burnouf Delisle, *Choix de lettres d'Eugene Burnouf. Suivi d'une bibliographie*. Paris: H. Champion, 1891.

16) Hans-Joachim Klimkeit, „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 in: Axel Michaels (Hrsg.), *Klassiker der Religionswissenschaft*,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97/3. Aufl. 2010, S. 30.

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我在德国马堡大学 (Philipps-Universität Marburg) 比较宗教学系 (Fachgebiet Religionswissenschaft) 做研究的时候,他们的“汉学”和“日本学”依然仅仅属于“欧洲以外的语言与文学”(Außereuropäische Sprachen und Kulturen) 的专业。也就是说,作为欧洲以外的地方知识 (local knowledge) 并不被认为是现代知识体系 (modernes Wissenschaftssystem) 中的知识。¹⁸⁾ 近代以来,欧洲以“文明世界”的身份自居,开始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文明布道”(Zivilisationsmission):“布道”在此不一定仅指传播宗教信仰,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普遍的使命感,指向他者传播自己的标准和制度,甚至或多或少强迫他者接受。这一切的前提是文明人坚信自身生活方式的优越性。”¹⁹⁾ 因此,包括“汉学”在内的“东方学”并没有诸如“精神学科”和“自然学科”中普遍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哲学”、“物理学”、“数学”等的合法性存在,而只能以区域的名称加以命名。

IV. 东方学与东方主义

英文的 Orientalism 最初的含义是“东方学”,但在 1978 年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萨义德 (Edward Wadie Said, 1935~2003) 的 *Orientalism* 出版之后, Orientalism 被赋予了崭新的内涵,成为了服务于西方对东方的霸权统治的主要方式——使东方成为西方属下的“他者”。在“东方主义”的理论中,“东方”有着双重的含义:如果没有西方的话,就没有东方。从方位的层面来看,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东方是西方的“方向”(Orientierung)。萨义德所要强调的却是政治上的意义:所谓的“东方”是由西方来界定的,是西方以东的近东(小亚细亚、土耳其)、中东(伊斯兰文化区)和远东(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地区。19 世纪以来,与落后、野蛮、专治的东方比较而言,先进、文明、民主的西方,自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着优越感。²⁰⁾

萨义德所认为的,西方所创造出来的“东方主义”其实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西方传统,是对东方世界的偏见。²¹⁾ 他的解释接续上了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的文化霸权理论 (Egemonia culturale) 和福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有关知识-权力关系的话语理论:知识并非纯粹的,总是有其政

17) Cf. Volker Zotz, “Zum Verhältnis von Buddh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Zeitschrift für Religionswissenschaft* 2017; 25 (1), S. 6-29, hier S. 10-11.

18) Cf. Anja von Hahn, *Traditionelles Wissen indigener und lokaler Gemeinschaften zwischen geistigen Eigentumsrechten und der “public domain”*. =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public domain* (= Beiträge zum ausländischen öffentlichen Recht und Völkerrecht, Bd. 170). Berlin u. a.: Springer, 2004. Jürgen Osterhammel,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S. 1105-1107.

19) 奥斯特哈默 (Jürgen Osterhammel) 著, 强朝晖、刘凤译 《世界的演变: 19 世纪史》(全 3 册),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第 1512 页。

20) Cf.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Y: Pantheon Books, 1978, pp. 38~41.

21) *Ibid.*, pp. 65~67.

治倾向的，它必然与创造者的阶级、信仰及社会结构有关。

在检讨了自18世纪以来的西方关于东方的观念和“再现”后，萨义德对西方传统的东方学发起了严厉的挑战。在他看来，西方对东方的知识体系有一个建构的过程：由于近东和中东与欧洲的距离并不远，在早期的贸易、宗教交流和战争中，西方人逐渐对东方人产生了这样的判断：东方充满着异国情调，他们是神秘的、迷信的。萨义德认为，正是西方以“再现”的方式在教科书和学术中创造了一系列关于“东方”的话语，使这些话语通过正规的教育而成为了广泛承认的知识。因此，通过西方学者生产出来的东方知识与真实的东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换句话说，两个世纪以来西方有关东方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并不是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东方的真实再现，而是西方人的一种文化建构和话语“再现”。而这种“差异”又被掌控知识解释权的西方学术界所抹去，从而将真实的东方消灭，而将西方“再现”的东方予以合法化。²²⁾

因此，西方东方学的著作与其说是有关东方知识的研究成就，还不如说是对其自身的认识。由此萨义德断言：“东方学本身就是——而不只是表达了——现代政治/学术文化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与其说与东方有关，还不如说与‘我们的世界有关。’²³⁾

V. 展望——作为“合题”的东亚“东方学”

作为欧洲的概念“近东”、“中东”和“远东”也被拥有欧洲价值的美国所运用，但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亚洲”一词的使用大大超过了“东方”。在英语国家的大学里，从北美到澳大利亚，“亚洲研究”逐渐取代了“东方学”，并且被定位到特定的区域，例如“中东/近东研究”、“南亚研究”或“东亚研究”。这同时也反映了东方文明的多样性。但在欧洲很多国家，传统的“东方学”与“亚洲研究”依然并列存在，“吠陀教义”与“南亚经济与政治”同时出现在《课程总表》(Vorlesungsverzeichnis)中并不奇怪。

不论是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还是在牛津大学的东方研究院，从研究人员到学生有很多都是亚洲人或是亚裔。因此“东方学”的研究主体，也从以前的欧洲人，改变为包括亚裔在内的不同族群的人。这样便彻底改变了以往欧洲人作为研究主体，东方人仅仅作为被研究的对象的主客体的关系。

由于长期以来“东方”一词除了地理上的意义之外，也被赋予了政治上的含义，特指与文明、民主、道德、进步等“西方”特性相对应的野蛮、专制、非理性、落后。因此，中东的一些学者感到“东方”是对非西方人的一种冒犯，因为它不仅仅包含着对历史、文化的解读，其中也包含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政治身份，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学/东方主义”一词成为了关于非西方民族和文化的贬义词。²⁴⁾而“亚

22) Cf. Talal Asad, "Orientalism by Edward Said", 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95, No. 376 (Jul., 1980), pp. 648-649. Here p. 648.

23) 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6-17页。

24) Cf. Ian Buruma, "Orientalism today is just another form of insult", In: *The Guardian*, 16 June 2008.

洲研究”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名词，并不包含“东方主义”的过于丰富的内涵。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所分析的是欧洲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中的东方主义，主要涉及的东方学是近东和中东的伊斯兰文化和历史，与远东的汉学、日本学乃至韩国学很少有关联。此外，“文学想象”要与实际的各学科的知识区分开来。东亚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国际汉学在东亚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这些研究成果也丰富了所在国的文化。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 对“黄土高原”形成的解释以及对“高岭土”的命名，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 有关中国与中亚历史关系的知识，这些绝非是对中国文化历史的想象，而是真实的有关中国知识的进步。奥斯特哈默也指出：“19世纪西方他者研究科学的发展看来与其说是帝国主义对活跃的知识文化的侵入，不如说是推动了那个时代全球化的人文科学的建立。”²⁵⁾

按照德国哲学家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有关辩证法发展的正反合三一式 (Triade) 的理论，具体的概念是从“正题” (These) 经“反题” (Antithese) 到“正题”、“反题”两者辩证统一形成“合题” (Synthese) 的发展。如果说，最初东亚对自身的研究——“国学” (中文: guoxue; 日文: こくがく; 韩语: 국학) 是“正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将西方东方学中的东亚研究看作是“反题”。正如法国哲学家、汉学家于连 (François Jullien, 1951~) 通过汉学的“迂回” (Détour) 而进入自己的文化：“他 (指于连——引者注) 是用另外一种哲学语言来看中国思想，无论这种语言是希腊文、拉丁文或是法文。同时，他是从另外一个思想体系来看中国思想。因此，他才会发现差异与疑问。正是这种差异使他能够重新去了解至今被主观判断为没有价值的对象。”²⁶⁾ 通过他者而对自己的传统有一个全新的理解，经过重新解释和系统化，从而获得新观念、新思想。

今天我们在东亚进行“东方学”的研究，是东方学真正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尽管与中东的“东方学”不同，东亚学术有其自身的研究范式和发展，但其自身也不是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方式。作为东亚的“东方学”研究者，我们不可能仅仅是恪守着客观学术立场、传达知识的人，对知识本身进行批判的分析，关心并介入社会，以展现批判性的力量，这些都是东亚学者的使命。因此，我们在研究“东方学/东洋学”的时候，既要注意不要陷入“本质主义”的陷阱，也要走出“东方主义”的误区。东亚研究理应是一种“合题”式的学问。

〈参考文献〉

奥斯特哈默，于尔根著，强朝晖、刘凤译 《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 (全3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25) 上揭奥斯特哈默著 《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第1494页。

26) 顾彬 〈汉学，何去何从？史论汉学状况〉，收入：林志明、魏思齐编 《其言曲而中：汉学作为对西方的新诠释——法国的贡献》 (辅仁大学华裔学志丛书系列之三)，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第303-311页，此处引文见第309页。

- 顾彬〈汉学，何去何从？史论汉学状况〉，收入：林志明、魏思齐编《其言曲而中：汉学作为对西方的新诠释——法国的贡献》（辅仁大学华裔学志丛书系列之三），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第303-311页。
- 马克思，卡尔〈中国记事〉，收入：《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2-125页。
- 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 《圣经》（新标点和合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圣经公会，1988/1989年。
- Asad, Talal, "Orientalism by Edward Said", 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95, No. 376 (Jul., 1980).
- Buruma, Ian, "Orientalism today is just another form of insult". In: *The Guardian*, 16 June 2008.
- Die Bibel*. Nach der Übersetzung Martin Luthers. Stuttgart: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1985.
- Delisle, Laure Burnouf, *Choix de lettres d'Eugene Burnouf. Suivi d'une bibliographie*. Paris: H. Champion, 1891.
- Goethe, Johann Wolfgang, *West-Östlicher Divan*. Stuttgart: Cotta'sche Buchhandlung, 1819.
- _____, *West-Östlicher Divan*. Frankfurt am Main: Reclam, 1999.
- Hahn, Anja von, *Traditionelles Wissen indigener und lokaler Gemeinschaften zwischen geistigen Eigentumsrechten und der "public domain". =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public domain* (= Beiträge zum ausländischen öffentlichen Recht und Völkerrecht, Bd. 170). Berlin u. a.: Springer, 2004.
- Hesse, Hermann, *Die Morgenlandfahrt. Eine Erzählung*. Berlin: Fischer, 1932.
- Klimkeit, Hans-Joachim, "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 in: Axel Michaels (Hrsg.), *Klassiker der Religionswissenschaft*,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1997/3. Aufl. 2010.
- Krüger, Peter, "Etzels Halle und Stalingrad. Die Rede Görings vom 30. 1. 1943". In: *Die Nibelungen. Ein deutscher Wahn, ein deutsches Alptrau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1, S. 151-190.
- Levin, Michael, *J. S. Mill on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London: Routledge, 2004.
- Marx, Karl,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 1857~1858). Berlin: Dietz, 1974.
- Mungello, David E.,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 Patil, Narendranath B., *The Variegated Plumage: Encounters with Indian Philosophy: a Commemoration Volume in Honour of Pandit Jankinath Kaul "Kamal"*.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cations,

2003.

Place, Victor & Thomas, Félix, *Ninive et l'Assyrie*. 3 Bände,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67~1870.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NY: Pantheon Books, 1978.

Spengler, Oswald,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 Umriss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 Wien: Braumüller, 1918 (Band 1: *Gestalt und Wirklichkeit*); München: C. H. Beck, 1923 (Band 1: *Gestalt und Wirklichkeit*); München: C. H. Beck, 1922 (Band 2: *Welthistorische Perspektiven*).

Wittfogel, Karl August, "Die Theorie der orientalischen Gesellschaft".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1938.

Zotz, Volker, "Zum Verhältnis von Buddhismus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In: *Zeitschrift für Religionswissenschaft* 2017; 25 (1), S. 6-29.

* 이 논문은 2020년 11월 14일에 투고되어,
2020년 12월 15일에 심사위원을 확정하고,
2021년 1월 4일까지 심사하고,
2020년 1월 8일에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

| Abstract |

On Orient and Orientalism

Li Xuetao*

Based on the German contex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d critically examines the 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s Orient and Orientalism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Orientalism in the west. In the analysis of the post-colonial term Orientalism,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Orientalism can be viewed in the light of the triads of Hegel's dialectics. The East Asian Studies reconstructed in East Asia after World War II was not simply an academic return, but the studies of "synthesis" that transcended the original Guoxue (National Learning), the thesis in the east and Orientalism, the antithesis in the west. A comprehensive illustration is applied a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is theoretic insight.

[Key Words] Orient, Orientalism, Orientalism in Asia, triads

* Professor and Dean of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